孟子文說

孟子文說卷七

郃陽康濬百川手訂

第七篇上

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一邊。）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行一邊。）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二句分承。而語氣却一串。）所以立命也、（總承知天事天。）

孟子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主意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指實證明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補註正字又添一筆正爲不盡道而槪議命者若作分消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正文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對面。兩邊說來主意欲求諸外者

求之我是兩扇分輕重格。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仁之全理渾然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託一譬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主意在此

欲人强恕求仁耳說來極曲折。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實指其病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也慨歎而結之。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斷定無恥之恥無恥矣

粘無恥字作拗語。最雋永耐人思。後來子書。大都皆摹彷此種句法。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當頭棒喝。）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正為此種人說看無所用三字。何等刻峭。）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回應大字意。與上章結句有反正之異。）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引起安頓得然字。）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正文）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猶不

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正寫樂道忘勢筆意與抓是對不知賢士身分而欲臣賢士者說乃孟子自道語。孟子正以古誼自處者也。

孟子謂宋勾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曰何如斯可以囂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囂囂矣一句已故盡大旨

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是尊德樂義之實窮達字承上知不知說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

望焉得已不失望可以囂囂之意已透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又引來古人作實証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再申說二句是致決之詞何不囂囂之有尚有知不知在念耶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是勉人爲豪傑。卽將豪傑字安在人身。作鞭策之詞。猶言果是箇好的。自然能興。何待文王不是論凡民豪傑品第。言外方勉人也。上下

文勢。作回環順逆之筆。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附字。字法好。人於此當何如。如其自視欿然不惟不滿而溢。且不弟視之平平耳。則過人遠矣過人一層。遠一層。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使民不怨。殺民不怨。恒語耳。即曰以道云云。亦猶老生之談也。偏以佚勞生死字。上下鬭色。便覺骨節珊珊。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以霸者之民引起王者之民）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之者（實寫王民之皞皞）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方就王者身極力寫其感人入人之妙正是實際先從民說後補寫王者是倒跌章法若順叙來則意致索然）豈曰小補之哉（仍繳霸者嚴整之至）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善政不

如善教之得民也從仁言遞到仁聲又即從仁聲分出善政善教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實發善政不如善教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良能孟子緫論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指證親親仁也敬長義也從愛親敬兄指出仁義正見仁義爲固有

之良．是一章主意．無他．達之天下也．恐人不以爲然．卽同然者指點之．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憑空一作翻．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跌轉有力．形容聖心處．純用影喻語．正是孟子想像摹擬神理．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

而已矣語亦拘折。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恒存乎疢疾爲處疢疾者發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卽孤孽作指證上層語意尚虛此處操心慮患二句補出實際是其所以然之故。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爲容悅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有天民

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四等一節高一節着眼四有字正是從渾同中爲人指明口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提出君子三樂而以常人所最樂者作倒斡之筆。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天倫之樂。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二樂也誠身之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傳道之樂。

○三樂天然有次第倒亂不得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收足便見三者實在可樂無待乎王天下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兩層遮出所性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正言所性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盎於背施於

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則所性之分定者也特用補筆寫足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敘來是文王善養老仁人以為已歸天下有善養老則仁人以為已歸矣寬一筆結出勉天下意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

帛矣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將補敘文王養老之實却不徑從文王說且泛言養老之政純是運實於虛之所謂西伯善養老者方勒到制其田里法文王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數語總括上文五十非帛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凍餒又提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一筆

拍合。實處上文既已從空鋪排。此處只用指點便醒。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 叙來祇是箇足字。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至足矣 憑空提筆。突起一峯。

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 遥接前文。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落到仁字是推進一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於海者難爲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聖道至大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聖道有本流水之爲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學者進道貴乎有序。通篇俱用喻說。文致遂爾惝怳迷離。不可思議。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與蹠

分。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一○上且與舜分。

各各分敘。欲知舜與蹠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閒也

合併一較。點醒主意。

孟子曰楊子取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

也一。執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爲之一。執子

莫執中執中爲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猶執

一。所惡執一者爲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道字是定盤星。聖賢之道。仁義中正。其中自有一番通權達變。百措咸宜之妙在。

孟子曰飢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飢渴害之也口腹有飢渴之害。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從口腹跌起人心。人能無以飢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此飢渴之害。即作飢渴之害看。正是借來點醒之詞。註換作貧賤字。殊失語妙。此節勉人。一章正意。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柳下惠聖之和者。此

却表其介不以三公字是加倍法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貴要其成掘井九軔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即就掘井說却用反發蓋對自棄者言不及泉為棄井掘至九軔不及泉猶為棄井一筆兼兩層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有湯武身之也有五霸假之也非有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是慨歎之詞亦喚醒之詞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於不順放太甲於桐民大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賢者之爲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簒也不論事而論志分消爽快孟子恐後世之爲莽操者以伊尹藉口故以此防之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

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此耕何如。不素

餐兮孰大於是結。

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以尚志爲事二字盡

一章大旨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何謂尚志。問尚字意

居多仁義正言所以尚。而已矣者正恐問者

有不足之意而嗇消之。此句提起。下乃申言

之。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

兩非字即是體士之志　居惡在仁是也路惡

說。不爲意已在其中。

在義是也不爲不仁不義所爲定在仁義八句一反一正上下連看此正尚志實際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結明事字仁義爲士之所以尚其志尚志即爲士之事非以事指後日言此刻只空空一箇志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只一小字下語尖酸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大端差矣兩層文法順逆廻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人但知仲子能不受不義不知仲子廢倫孟子

一邊斥其爲小。一邊推其爲大。抑彼伸此。作喚醒之詞。眞嘹亮動聽也。

桃應問曰舜爲天子臯陶爲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問得奇刱。孟子曰執之而已矣斷定。然則舜不禁與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分消清楚。有所受是寔際。○臯陶然則舜如所難在爲士。偏就爲士。說箇公該。然則舜如之何於臯陶邊著舜不禁一難。此句即從舜惡得禁轉來。體裁似截似對。而語勢却自一串注下。盍儘臯陶一面圓足。則舜之所處愈難。大意又似逼撥舜一邊去。曰舜

視棄天下猶棄敝蹝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天下（棄天下逃已說盡矣更加一句妙極棄未必能忘逃未必果樂樂矣忘矣亦未必其終身補苴不留滲漏。舜所難在爲天子偏將爲天子說箇氷淡。此章議論奇闢不必有其事不可無其理）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喟然嘆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眼見王子口中卻不提破正是偶然有觸神理）夫非盡人之子與（開宕之筆）王子（方說出王子）宮室

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之然也跌醒況居天下之廣居者乎折出廣居方見主意魯君之宋呼於垤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證一筆局便不逸足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引出敬字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敬尤貴乎有寔恭

敬而無實折醒當時諸侯大率如此君子不可虛拘說得斷然虛實字應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人與聖同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盡性則踐形常人都虛負官骸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期之喪猶欲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婉妙亦教之孝弟而已矣寔際王子有

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此層又是塞竇之法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提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敘○一教字分作化字成字達字答字淑艾字此五者君子之

所以教也徼。是令人隋在領取口氣。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孟子曰大匠不爲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爲拙射變其彀率先用借筆指點君子方入諸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似難卻寔易見何至如登天之不可及。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中字緊抱上。立字從子正點對他使字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只一殉字道與身循環不離未問以道殉乎人者也以道殉人則失身矣而道亦不成爲道此章正對此種人說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泛論立案皆所不答謂但有其一卽不答滕更有二焉勒醒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處事於所

厚者薄無所不薄也待人不及之弊。〇二者其進銳者

其退速此太過之弊。〇兩扇前扇又自為對。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

仁之而弗親倒綻而來。親親重提。而仁民仁民而愛

物順推而下。物自是正文。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

不愛也急親賢之爲務（各有所急）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指証明白此知務者）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反足）

第七篇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喝明）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襯筆）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

愛。主筆。○從不仁者立案。公孫丑曰何謂也、、、、、下文方就梁惠王申說。

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所愛字點睛。○以土地及民。以民及子弟。意分兩層。而歸重在後層。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回繳。○仁主於愛。愛莫先於所親。尚得謂之仁否。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 括盡春秋、、、、書戰之旨。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以善字換義字有字剔無字總是足上之筆征者上伐下

也敵國不相征也無義戰之所以然却又不找明妙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虛冒而起吾於武成

取二三策而已矣入題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

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此纔是立言大旨恐

世之好戰者以武成藉口通章層次由虛而實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爲陳我善爲戰大罪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排倒善陳善戰叚起好仁大旨已經說盡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爲

後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

人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

稽首引來湯武証明好仁無敵征之爲言正也各欲正已

也焉用戰承湯武排出好仁所以無敵回消不用善陳善戰意收足通章。起

段先駁善陳善戰後跌出好仁無敵以下卻

先申好仁無敵後繳焉用戰用筆亦上下迴

環。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能不能呌應。見不必概望諸教者。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袗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兩疊

文勢互映。不終身而若終身。是撓向後去說。非固有而若固有。是坐向前來說。兩若字着眼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提唱得起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承重字直寫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閒耳斷爲自殺令人凜然

全從上兩亦字決出

孟子曰古之爲關也將以禦暴今之爲關也將以爲暴古今彼此比較亦猶尋常文境妙在只拈一暴字而以禦字爲字倒換語意十分尖頹亦十分透快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於妻子（不過勉人盡道耳偏粘妻子作搭過一層語便曲折）

孟子曰周於利者凶年不能殺周於德者邪世不能亂（以周於利剔周於德亦通以所明之意而字句廉厲實後來子書之濫觴）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簞豆之於千乘渺矣見於色者以名不存而忽之正

東坡所謂能碎千金之璧。而不能不失聲於破釜。今人大率如此。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三項平列。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未之有也 當時七雄兵爭。皆欲得天下。斥言不仁。令他絕望。以上句倍下句見天下大物。此不得三卿分晉。陳氏篡齊也。萬不許再夢舊夢。

孟子曰民爲貴社稷次之君爲輕 此爲時君撫有社稷。

自重而賤民者、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
發。三句先提清。
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申民為貴句。下二句
倒足上一句。是說民、諸侯危社稷、則變置、申
貴而用君作互筆也。君
為輕句。粘社稷說。蓋君之自以為重者、以
其為社稷主也。故偏即危社稷、變置言之、犧
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
中社稷次之句。又粘民說變置
則變置社稷。社稷為其不能庇民。起處民
社稷君遞說。中處却抽社稷於後。蓋本意原
重君民對較。社稷句自是中間補墊之筆。故

不復揑承而倒繳之用意既有輕重布局遂爾參差是文字定該如此至於三項平列尤以民爲貴句爲主說君說社稷都足重民一邊不可作印板樣看也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

先提唱聖人師百世後指出夷惠是贊歎慨想神理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且就夷惠作寔寫之筆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

振筆激醒師百世繳明聖人極抑揚感喟之神。起用倒入承用順叙亦是回環文法

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轉進一層

遥情勝致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 叙去父母國之道也 注 去齊接淅而行 叙去他國之道也 注。遲速不同同準於道

父母國他國分消了然

孟子曰君子之戹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

也*推原其故若爲惋歎者然*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孟子曰無傷也士憎兹多口*詞意妙絶不粘貉稽只泛泛就士詩說排觧之意勉勵之意兩下俱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文王也*引孔子文王作証孔子文王是士之極品妙在不從孔子文王寔叙如何多口倩來他詩輕輕掐醒如蜻蜓之點水*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

昏使人昭昭雖卽明新道理。而字法句法。別開新徑。亦是子書意味。不肯一字襲人牙後慧也。四句不平看。上二句似爲下二句立之準。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爲閒不用則茅塞之矣憑空設喻幾。今茅塞子之心矣勒醒。大意斥高子不用心耳。然但云心以不用而錮蔽。老婆話耳。偏作此奇刱語。令聞者爽然。觀此可悟推陳出新之法。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孟子曰何以言

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淡語點醒對執迷人說話自應如此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馮婦也不從自己呆說一筆架之前人此移堂就樹之法

晋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爲善士則之野有衆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攖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攘臂下車衆皆悅之其爲

士者笑之但叙馮婦事不更勒歸自巳而復發棠恐人笑其不知止巳於客位點醒神致最閒冷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坐寔性字有命焉用命字轉君子不謂性也駁過性字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坐實命字有性焉

用性字轉君、子、不、謂、命、也、駁過命字。只性命二字、各有輕重、而對待說來、却又回環互根、道理穩愜、筆法亦復奇警、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斷定然且虛、何謂善何謂信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說實二、是正文、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四、是連及、樂正子二之中善有餘、信

不足此句正繳四之下也美大聖神則未然拖筆了前語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正旨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斥今人作反掉喻語生新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先提

明征賦之制君子用其一緩其二此是取之之法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取之無度則民受其害又用反

筆作發揮。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綱土地人民政事目。寶字下得奇是從寶珠玉來。寶珠玉者殃必及身。此章原對寶珠玉者說上是正論下乃掉轉而以殃惕之。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且不說所以然

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

三句須翻轉看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即不見殺其足以殺者自在。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有求教之心未必無苟且之行。其疑從者雖不當而有當於聖賢立教之旨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已極曉暢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更指寔言之。整整兩層大意已盡緣穿窬之類多端故下文又抽說。文章篇法貴奇偶相錯短長相間如檻外花枝高低互亞方參差有致必對待到底則是蝦鬚兩股有何姿態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一層全是摟說

看無所往三字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以一層拶括愈細不說到充上只說是皆穿窬之類便住是爲人指明口氣文法又變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善字重在近約邊此段且懸空起論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

就君子指寔說。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又從常人反發用語新穎單說不善道不併說不善言亦是有意剪裁處。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同是聖人分出性反。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寔寫性字。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寔寫反字。○上段文勢緊。下段文勢簡。上段四也字。與下段而已矣字。呼吸相應。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大人巍巍極矣。乃云勿視而藐之。奇。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此巍巍者何王之制。我得志弗為也一弗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此巍巍者何王之制。我得志弗為也二弗為。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此巍巍者何王之制。我得志弗為也三弗為。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總攬上文。在我者皆

古之制也（跌出自己身分）吾何畏彼哉（何有於巍巍而畏之不畏何不藐申說盡情）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一句道盡）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申說）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反一筆）

曾晳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立案）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問得蹺蹊）孟子曰膾炙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爲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方始說明即以膾炙伴說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一獨字打破疑團其爽利直如哀梨并剪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証得切當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一案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

獧乎狂者進取獧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正解一筆）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實指其人）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設言其定）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獧也是又其次也（補言思獧者以孔子）

語中帶出獧者字也。○以上縱發明孔子之所以思狂獧。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又案。一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踽踽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閹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申寫鄉原。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

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汚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申解賊德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

也。申解過門不入之不憾。以君子反經而
上發明孔子之所以惡鄉原。
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反經
則不患鄉原。而可得狂獧矣。此孟子欲傳
道於來世。儼然以孔子自命也。思狂獧之可
與。惡鄉原之亂德。終以反經。自是正本清源
之學。前兩項對寫。末一段雖是承鄉原段說
下。然至庶民興世無邪慝。自可得狂獧以傳
道。神理要是總收通篇也。通篇本是寫自
已意思。却借問答。都駕在空際。
着而不着。亦其用意構局之妙。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皐

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歷敘羣聖相傳之統爲下文起步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蹴得起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明明自任。却說無有何等神理。上一章是欲傳道於來世。此一章是欲繼往聖之絕學。一生本領。於此畢見。一部文章亦於此收足矣。

孟子文說卷七終